

# 羊舌一族之兴衰

□ 刘国柱

## 羊舌氏之勃兴

羊舌是《百家姓》复姓之一。羊舌氏出自洪洞，源于姬姓。

春秋前期，晋国曲沃武公姬称，其长子姬诡诸，即晋献公；庶子姬伯侨。“伯侨生文，文生突。因食邑于羊舌（今山西洪洞县境）邑，故以羊舌为姓。”（《晋国通史》）姬突受封于羊舌，以羊舌为姓，羊舌氏就以羊舌突为始祖。

羊舌氏出自洪洞，方志多有记载。洪武版（1382）《平阳志·洪洞县·古迹》：“杨侯故城，在县东南十八里范村，遗址尚存。”人物：“叔向，晋大夫，羊舌氏，事平公、悼公。”成化版（1475）《山西通志·沿革》：“洪洞县，春秋时杨侯国，晋灭之，以赐大夫羊舌肸。”古迹：“杨城，在洪洞县东南十八里范村，又名危城。春秋时杨侯国，晋叔向所筑，汉为杨县。”其后雍正版（1734）《山西通志》、光绪版（1892）《山西通志》、康熙版（1708）《平阳府志》等均有大同小异的记载。民国版（1916）《洪洞县志》记载更详细。沿革：“周，扬国，文王庶子伯侨所封，或曰宣王子尚父所封，后灭于晋，姬姓侯爵。”“初为悼公之弟杨干食邑，后为大夫羊舌肸食邑，传子食我，灭于魏。”古迹：“羊舌古城，晋公族羊舌氏食邑，在范村东三里许，距今治十八里。今师村东有大冢，土人名约勺古堆。范彪西君疑为羊舌氏葬地，未知确否。”范鄙鼎（1628—1707），字彪西，洪洞

县师村人，顺治丙戌中五经副榜；康熙丁未进士，既告终养，闭户著书。己未荐举博学鸿儒，召取十三次而弗就，有《理学备考》34卷等四十余种行世。其所撰《叔向故里碑记》曰：“叔向姓羊舌，一名叔肸，食采于扬，又名扬肸，详载于《修祠序》中。洪洞在春秋为扬氏，在汉为扬县。隋义宁元年为洪洞。向官于扬，谓扬名宦可；食采于扬，谓扬乡贤可。城小南门内数武，旧有祠，坐东面西。旧碑以为叔向是已。”羊舌肸在洪洞曾有祠堂，且有碑记述。“《左传》晋悼公立，叔向得官。箫鱼之会有叔向，栝之役有叔向。悼公卒，平公立，叔向为傅。会于溴梁，涉于鱼齿，城于著，济于泮，惟向是依。秦伯之修成，齐侯郑伯之赋诗，惟向是问。盟蒙门，享蕞罢，筑馆舍，食子干，惟向是资。索氏之劳，圉之劳，惟向是主。平公卒，昭公立，叔向在位。止子皮之用币，料楚灵之将亡，知单子之无守。叔向之名，著于君公者如此！与师旷辨南风之在德，与晏平仲知陈氏之有齐，与子产论铸刑之是非，叔向之名著于列卿者如此！”羊舌肸功绩，一一列出，简练而精辟！尤为难能可贵者，范君一介书生，却为羊舌肸葬地寻觅，购地，建设，维护，并撰文《重修羊舌大夫祠序》。文曰：“余乡东北三里许，大冢巍然，与师旷冢遥对而高，土人呼曰羊舌古堆。所谓羊舌冢是耶？非耶？师旷冢傍有祠，金大定四年（1164）建，历代春秋致祭，冢犹将湮没于寒烟荒草。客冬，余节衣食若干金，

购冢左右地，祚之屏之，掾之筑之，封之树之。防牛羊，禁樵采。呜呼，羊舌其冢不幸而不见于邑志也，其名犹幸而见于史册也。姻亲商帝简阐幽表微，睹祠之剥落，怒焉如擣，谋勤垣墉，涂暨茨焉。命余引言，以告扬人之知崇正祀者。”可见，距今近千年之前，就有羊舌之冢；而距范君自费修冢，亦有 350 余年。

如果说羊舌葬地尚有疑问，那么，当代考古则对羊舌食邑有了明确结论。2009 年 9 月，祁临高速公路临汾市北环段考古队，对羊舌古城西南角等 7 处进行了遗物采集，经分析判断认为：这座小城很可能就是《洪洞县志》记载的“羊舌古城”，“晋公族羊舌氏食邑，在范村。”

姬姓是黄帝传承的十二姓之一。公元前 1046 年，姬发灭商，建立周朝，是为武王，史称西周。前 1039 年，武王之子成王姬诵，封其弟叔虞于唐，是为唐伯。叔虞子燹父迁都，改唐为晋，成为晋侯。从晋侯燹父、武侯宁族、成侯服人、厉侯福、靖侯宜臼、釐侯司徒、献侯籍、穆侯费壬，传八世发生了重大事件。穆侯有二子：长子曰姬仇，于前 780 年继位，是为文侯，属大宗；次子曰成师，是为曲沃桓叔，属小宗。文侯在位 35 年，这一时期，历史进入西周之末、春秋之初，周初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强大冲击。在晋国，文侯一支大宗后裔，同成师一支小宗后裔，经过 67 年惨烈血腥的内讧争夺，到前 678 年，文侯一支后裔晋侯姬緡，被桓叔一支后裔曲沃武公姬称消灭，兼并其地，“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僖王，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。”（《史记》）派王室虢公策封曲沃武公为晋侯，成为晋国国君，正式列为诸侯，史称“小宗代大”。

武公庶子伯侨生文，文生突。伯侨和姬文，历史记载几无。羊舌突曾任晋献公的军尉。前 660 年，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之举，命太子申生率军伐东山皋

落氏，却让他穿左右颜色不同的偏衣，佩戴金玦，表现出对太子不信任。狐突为太子驾馭战车，先友为车右；梁余子养为罕夷驾馭战车，先丹木为车右；羊舌大夫任军尉。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羊舌大夫，据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名突。为羊舌职父，叔向祖。尉，军尉。军尉在军帅之下，众官之上。”大夫里克谏而未听，众将领亦同情太子处境，准备离开。“羊舌大夫曰：‘不可。违命不孝，弃事不忠。虽知其寒，恶不可取，子其死之。’”（《左传》）虽然已经感到国君不信任，背弃的心念却不可取。您还是为此准备牺牲吧。

羊舌职是羊舌突之子，晋景公大夫，并参朝政，其后担任了中军佐。前 594 年，晋景公命荀林父伐赤狄潞氏，在曲梁将其打败并灭之，解除了晋国一大隐患。庆功时，景公首先奖励主帅荀林父“狄臣千室”，又赏了士伯“瓜衍之县”。之前的邲之战，荀林父战败请死，士伯力谏景公，景公仍留荀林父为正卿。因此景公说：我获得狄人的土地，是你的功劳。没有你，我就失去了荀林父。羊舌职对这次赏赐从理论上进行了阐释：《周书》说：使用可用的人，尊敬可尊敬的人。就是说这样的事的。士伯以为荀林父可用，君王相信他的话，同时也任用士伯，这就称作明德。“文王所以造周，不是过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‘陈锡载周’（把利益赐给天下，创立了周朝。）能施也。率是道也，其何不济？”（《左传》）前 593 年，晋士会率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、铎辰，向周天子献俘，并请赐给士会黻冕，担任太傅。于是，晋国之盗逃奔于秦。“羊舌职曰：‘吾闻之，禹称善人，不善人远，此之谓也夫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善人在上也。善人在上，则国无幸民。谚曰：‘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也。是无善人之谓也。’”（《左传》）善人执政，国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。前 573 年，“祁奚为中军尉，羊舌职佐之。”（《左

传》)《说苑》有一段对羊职(羊舌职)的评价。赵简子问成栾:羊职品行如何?成栾说不知。赵简子说:你和羊职很友好,怎说不知呢?成栾回答:“其为人也数变:其十五年也,廉以不匿其过;其二十也,仁以喜义;其三十也,为晋中军尉,勇以喜仁;其年五十也,为边城将,远者复亲。今臣不见五年矣,恐其变,是以不敢知。”赵简子感叹说:真是位贤能的大夫,每次变化都越变越好!羊舌职生四子:长子羊舌赤;次子羊舌肸,字叔向;三子羊舌叔鱼;四子羊舌虎。

羊舌赤,字伯华,因食邑于铜鞮,改以铜鞮为氏,又称铜鞮伯华,晋大夫,主要活动于悼公、平公时期。前570年,大夫祁奚请求退休,悼公问谁可以接替他的职务?祁奚推荐他的仇人解狐。准备任命时,解狐去世。又问人选,祁奚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。祁奚外举不避仇,内举不避亲的公正态度,使悼公对他十分信任。这时羊舌职去世,悼公问谁可接替羊舌职?祁奚答:“赤也可。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,羊舌赤佐之。”(《左传》)羊舌赤成为中军佐。羊舌赤善于进谏。前570年,晋悼公在鸡泽与诸侯会盟。当大军行到曲梁时,悼公弟杨干扰乱了军行,中军司马魏绛依法杀了杨干的御仆。悼公怒,认为是侮辱他,命羊舌赤杀魏绛。羊舌赤劝谏说:“绛无二志,事君不避难,有罪不逃刑,其将来辞,何辱命焉?言终,魏绛至,授仆人书,将伏剑。”(《左传》)魏绛准备抽剑自杀,士魴、张老劝阻了他。悼公看魏绛在书信中写道:往日君王缺少使用的人,任臣为司马。臣听说军队以服从军纪号令为武,在军中任职,宁死不犯军纪号令为敬。“君合诸侯,臣敢不敬?君师不武,执事不敬,罪莫大焉。臣惧其死,以及杨干,无所逃罪。不能致训,至于用钺。臣之罪重,敢有不从,以怒君心?请归死于司寇。公蹇而出,曰:‘寡人之言,亲爱也。吾子之讨,军礼也。寡人

有弟弗能教训,使干大命,寡人之过也。子无重寡人之过,敢以为请。’”(《左传》)悼公读后,赤着脚跑来说:这是我的过错,你不要加重我的过错了。从此,悼公认为魏绛能够用刑法治理人民。会盟回国后,在太庙设宴招待魏绛,并升任他为新军佐,进入卿列。羊舌赤也因保护国家忠良而受封于铜鞮。

羊舌肸,字叔向,羊舌职次子。叔向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,晋国君太傅,上大夫学者,参与朝政。其弟叔鲋、叔虎也先后成为大夫。羊舍一族在晋国迅速崛起。

## 羊舌肸之理想

羊舌肸,字叔向,又以其封邑于杨为氏,故又称杨肸,亦称叔肸、叔誉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记载较多;《史记》《说苑》等亦有涉及。在春秋时期“礼崩乐坏”的情况下,叔向的理想是“尊礼重德”。在参与朝政期间,无论处理国内矛盾还是外交事务,他全力贯彻“以礼为政”“以德立身”的理念,构建理想社会,塑造理想人格,竭力维护晋公室日渐式微的地位。

周礼,包括政治制度、各种礼仪和行为准则等。“礼,王之大经也。”叔向以礼为政,自有他的标准。前529年,楚国发生内乱,在晋国的公子比回国。韩宣子问叔向,公子比是否能够取得君位。“对曰:‘取国有五难:有宠而无人,一也;有人而无主,二也;有主而无谋,三也;有谋而无民,四也;有民而无德,五也。’”接着具体说明公子比之五难。然后又阐述了获国之五有:“获神,一也;有民,二也;令德,三也;宠贵,四也;居常,五也。”(《左传》)得到神的保佑;拥有民众;好的德行;受到宠爱,地位尊重;合乎立君的常规。常规,即周礼中核心之嫡长子继承制。

大事如此,小事亦然。前532年秋,晋平公去世。

郑、鲁、齐、宋、卫、许、曹、莒、邾、薛、杞、小邾等国大夫们去晋参加葬礼。结束后，诸侯大夫们想拜见晋国新君。晋大夫叔孙婣认为是不合乎礼的，但诸侯大夫们不听。“叔向辞之曰：‘大夫之事毕矣，而又命孤。孤斩焉在衰经之中，其以嘉服见，则丧礼未毕。其以丧服见，是重受吊也，大夫将若之何？’皆无辞以见。”（《左传》）吊丧已完，又命令我。我哀痛地处在守丧期间，如穿吉服相见，那就丧礼还未结束；如穿丧服相见，是再次接受吊唁。叔向具体说明了大夫们要求的矛盾之处，坚持尊礼行事，大家都没有理由再请见新国君了。

对违反周礼的行为，叔向坚决反对。前 536 年 3 月，郑国把刑法铸到鼎上。叔向给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送去一信，信中说：“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以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耸之以行，教之以务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强，断之以刚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”（《左传》）如果人们知道有法律，就对上没有忌讳，大家都有争竞之心，征引刑法为根据，只要侥幸能成功，就没有什么不做的。夏《禹刑》、商《汤刑》和周《九刑》都是各朝衰落时代制定的。如今您辅佐郑国，划定田界水沟，实施被人诽谤的政事，制作三种刑法，还铸在鼎上，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人民，怎么能办成呢？“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。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，终子之世，郑其败乎！矜闻之，国将亡，必多制，其此之谓乎！”（《左传》）刑法铸于鼎，不但违礼，还上升到亡国的高度。

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，叔向坚守诚信为本、以德

服人的原则。前 546 年，叔向以副使身份随晋国执政赵武参加有十四国会聚的弭兵大会。楚国人暗藏兵甲。赵武感到担心。叔向说：“何害也。匹夫一为不信，犹不可，单毙其死。若合诸侯之卿，以为不信，必不捷矣。”“曰‘弭兵’，以召诸侯，而称兵以害我，吾庸多矣，非所患也。”举行盟誓时，晋与楚争先歃血。叔向对赵武说：“诸侯归晋之德只，非归其尸盟也。子务德，无争先！”（《左传》）赵武以为有理，便让楚国先歃血。孔子著《春秋》时，把晋国排在前面，是说晋国有信用。由于晋国在诸侯中的强大信义，楚国始终不敢偷袭晋国。

叔向并非仅谦谦君子，为晋国利益，坚决抗击。前 529 年，晋同十二国诸侯在平丘会盟，受到齐国挑战，不准备出席。叔向告诉齐国，诸侯请求结盟，已经都到了。君王认为结盟不利，请说明理由。齐人答：诸侯讨伐叛离的国家，因此而重修旧盟。如果全都服从听命，何必再重修旧盟？叔向先从理论高度论证：“国家之败，有事而无业，事则不经。有业而无礼，经则不序。有礼而无威，序则不共。有威而不昭，共则不明。不明弃共，百事不终。”因此，贤明的君主制定制度，让诸侯每年聘问一次，以记住自己的职责；每三年朝见一次，以讲习礼仪；每六年会见一次，以昭示威仪，每十二年会盟一次，以显示信义。在友好中记住职责，用等级次序来讲习礼仪，对众人表示威仪，向神明昭告信义，从古以来没有疏忽缺失。存亡之道，由此而发生。叔向一一说明了诸侯之间所应遵守的礼之规范。然后质问道：“晋礼主盟，惧有不治，奉承齐牺，而布诸君，求终事也。君曰：‘余必废之，何齐之有？’唯君图之，寡君闻命矣！”现在晋国依礼仪住持盟会，唯恐不能办好，谨奉牺牲展示在各位君王面前，请求事情圆满解决。而君王却说：我一定要废除

它,管它什么结盟不结盟?您考虑吧,我们国君听到您的命令了。“齐人惧,对曰:‘小国言之,大国制之,敢不听从?既闻命矣,敬共以往,迟速唯君。’”齐国人终于被说服而参加了盟会。

虽然如此,叔向认为“诸侯有间矣,不可以不示众。八月辛未,治兵,建而不旆。壬申,复旆之。诸侯畏之。”检阅军队,树立旌旗,果断出手,展示实力,诸侯害怕了。这时,邾国和莒国向晋国控诉说“鲁朝夕伐我,几亡矣。”我们不能贡献礼物,是鲁国造成的。鲁大夫子服惠伯辩解说:“君信蛮夷之诉,以绝兄弟之国,弃周公之后,亦唯君。”叔向立刻强硬回击:“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,虽以无道行之,必可畏也。况其率道,其何敌之有?”牛虽瘦,倒压在小猪身上,还怕它不死?“若奉晋之众,用诸侯之师,因邾、莒、杞、郕之怒,以讨鲁之罪,间其二忧,何求而弗克?鲁人惧,听命。”(《左传》)

叔向坚持以德立身。“宣子忧贫,叔向贺之。”韩宣子很不理解。叔向给他列举栾家三代对贫穷和道德的不同理解和作法,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;举例“夫八郤,五大夫三卿,其宠大矣,一朝而灭,莫之哀也,唯无德也。”然后称赞韩宣子“有栾武子之贫,吾以为能其德矣,是以贺。宣子拜稽首焉。”叔向以忧德不忧贫,说服了韩宣子。《国语》中这则故事被《古文观止》选入。

叔向刚直而睿智,敢直谏,也巧谏。前540年,韩须到齐国迎亲,齐派陈无宇护送少姜到晋国。少姜得到平公的宠爱,平公称她少齐。但平公认为送亲的陈无宇非卿,是对晋无礼,就拘捕了陈无宇。少齐求情说有误会,平公未听。叔向谏曰:“彼何罪?君使公族逆之,齐使上大夫送之,犹曰不共(恭)。君求以贪,国则不共,而执其使,君刑已颇,何以为盟主?且少姜有

辞。”(《左传》)平公终于听取了叔向的意见,释放了陈无宇。平公修建高台时,叔向正在吴国访问。吴国人把船擦拭干净,左边五百人,右边五百人,有的穿着绣衣豹皮,有的穿着锦衣狐皮来迎接叔向。回国后,叔向汇报在吴国看到的情况。平公说:“吴其亡乎。奚以敬舟?奚以敬民?”叔向趁机说:“君为驰底之台,上可以发千兵,下可以陈钟鼓。诸侯闻君者,亦曰:‘奚以敬台?奚以敬民?’所敬各异也。”您同吴王相比,不过是敬重的对象不同罢了。“于是平公乃罢台。”(《说苑》)平公射鸟未死欲杀小臣襄。叔向正话反说、明褒暗贬。平公自觉羞惭,赶紧赦免了襄。这样的事例,典籍多处记载。

叔向因司马侯举荐“羊舌肸习于春秋。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。”叔向博学多才、思维敏捷,首先表现在对《诗》的理解和运用上。前559年,悼公率诸侯之大夫伐秦,到泾水,诸侯军队不肯渡河。叔向见鲁国叔孙穆子“穆子赋《匏有苦叶》。”诗云:“匏有苦叶,济有深涉,深则厉,浅则揭。”匏,瓠瓜,即葫芦,不能食用,但浮渡深水时可作浮囊,免于沉溺。叔向明白:鲁国要渡河了。立即命令舟虞和司马赶快准备船只,清除道路。果然,“鲁人、莒人先济,”(《左传》)这样的事例甚多。如前541年,楚国令尹公子围设享礼宴请赵武,各自赋诗,各有其用意。叔向一一作了明确分析。

前539年,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受齐景公派遣嫁女到晋,叔向参加宴会时,晏婴向叔向介绍了齐国公室衰落情况。叔向同样看到了晋国的危机。“晏子曰:‘子将若何?’叔向曰:‘晋之公族尽矣。肸闻之,公室将卑,其宗族枝叶先落,则公从之。肸之宗十一族,唯羊舌氏在而已,肸又无子。公室无度,幸而得死,岂其获祀?’”(《左传》)我又没有贤明的儿子,有幸能得到善终就不错了,难道还会受到祭祀?叔向实在是明

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晚期，叔向竭力使西周以来延续的礼乐文化得到集中体现，为后世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来源。他所迸发的点点思想火花，成为其后诸子百家势若燎原的宝贵火种，为我国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孔子对叔向评价：“叔向，古之遗直也”（《左传》）当代学者李尚师在《晋国通史》评价叔向“是位德才兼备、德义双馨的饱学之士，也是位多智善辞、忠君为国的贤臣能吏，还是位公而无私无党的正人君子，深为古今世人赞誉，流芳千古！”

### 羊氏之衰亡

羊舍氏之衰亡，需从晋国“晋无公族”的独特政权结构说起。

晋国大宗后裔晋缙侯，虽有周王室支持，但“曲沃益强，晋无如之何。”（《史记》）前 678 年，周庄王崩，僖王立。曲沃武公趁机一举消灭了奄奄一息的晋公室缙侯，被僖王正式列为诸侯，做了晋国国君，更名号曰晋侯武公。武公奋斗了 38 年，终于完成了先辈“小宗代大宗”的历史使命，也成为晋君由“侯”称“公”的第一人。前 676 年，晋武公去世，其子姬诡诸即位，是为晋献公。晋献公颇有作为，决心“继文绍武”，即继承文侯的尊王伟业，弘扬武公的统一大业，改变晋国“偏侯小国”的局面，使晋国尽快强大起来，像东方的齐国一样，称霸天下。但晋国毕竟经过长期内乱，姬姓子孙们为夺取君位，不惜残酷厮杀。尤其是献公曾祖桓叔、祖父庄伯的支庶们甚众，像富子、游氏等，在曲沃代翼的战争中建功甚伟，势力很大。前 671 年“晋桓、庄之族逼，献公患之。士蒍曰：‘去富子，则群公子可谋也已。’公曰：‘尔试其事。’士蒍与群公子谋，潜富子而去之。”次年“士蒍又与群公子谋，使杀游氏之二子。”“冬，晋侯围聚，尽杀群公子。”这就造成“自是晋无公族”（《左传》）的独特局面。但国君必须依靠卿大夫来治理国家，就转而扶植异性

卿大夫。从献公起，先后有荀息、先轸、赵盾、魏舒等为执政卿，成为异性公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异性公族大夫们权力越来越大，国君反而受制于异性公族。于是，国君对异性公族开始反击，典型事例就是晋景公发动“下宫之役”，诛杀赵朔、赵括、赵婴齐等赵氏一族。在此背景下，较远的支庶姬姓老公族如羊舌氏等又开始受到启用。这样，残留的老公族同异性公族之间展便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。毕竟异性公族们人多势众，又经过长期经营，日渐强大，一旦有机会，便发动对老公族的剿灭。而羊舌一族中羊舌鲋、羊舌虎的恶劣表现，正好给异性公族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

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前 552 年。羊舌职四子羊舌虎由于依附于老公族栾氏，在范士句与栾盈斗争中被杀，羊舌氏受到牵连。起因是：栾盈母栾祁与其家宰州宾私通，州宾几乎将其家财全部吞没。栾祁本范家女，栾、范两家原有矛盾。栾祁唯恐儿子栾盈发难，就向娘家范宣子挑拨诉苦。范宣子相信了栾祁之言，派栾盈去修筑著地的城墙，以此赶走了栾盈。栾盈出逃到楚国后，范宣子杀了箕遗、黄渊、嘉父、司空靖、邴豫、董叔、邴师、申书、羊舌虎、叔罟，“囚伯华，叔向，籍偃。”伯华和叔向受到牵连，只有羊舌鲋依附于范氏而平安无事。

“乐王鲋见叔向曰：‘吾为子请。’叔向弗应。出，不拜。其人皆咎叔向。叔向曰：‘必祁大夫。’室老闻之，曰：‘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许。祁大夫不能也。而曰，必由之，何也？’叔向曰：‘乐王鲋，从君者也，何能行？祁大夫外举不弃仇，内举不失亲，其独遗我乎？’”乐王鲋是一一切都顺从君王的人，他怎么行？祁奚难道会单单遗弃我吗？结果“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，对曰：‘不弃其亲，其有焉。’”不会背弃自己的亲人，他可能也参与了策划叛乱，居然火上浇油。祁奚此时已告老在家，闻听后，立刻乘驿站的传车入都城来见范宣子，“《诗》曰：‘惠我无疆，

子孙保之。’《书》曰：‘圣有谟勋，明征定保。’夫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，社稷之固也。犹将十世宥之，以劝能者。”圣贤有谋略训诲，应该对他的保护有明确的表示。说到谋划而少有过错，教诲而不知疲倦的，叔向具备了。叔向是国家的栋梁基础，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过错都该赦免，用来激励有能力的人。如今偶尔获次罪，连他本人都不能赦免，抛弃国家的栋梁，这不使人感到困惑吗？接着又举了鲧与禹，伊尹用大甲等历史事件。“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？子为善，谁敢不勉？多杀何为？范宣悦，与之乘，以言诸公而免之。”向晋平公劝说，赦免了叔向。而祁大夫“不见叔向而归。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。”（《左传》）真是两位为国着想，坚持原则，毫无私情，难能可贵的贤大夫！《古文观止》以“祁奚告免叔向”为题收入。

羊舌鮒，字叔鱼，羊舌职三子，又称叔鮒，谥桓子，因食邑于乐，改以乐为氏，故称乐王鮒，乐桓子。羊舌鮒是“诡诈狡猾之小人”（《晋国通史》）当范宣子（士匄）与和邑大夫争田时，宣子想攻打和大夫。征询伯华的意见，伯华说：您想的已超出军事范围，去听别人的意见吧。问孙林甫，问张老，问祁奚，问籍偃，都表示反对。当宣子“问于叔鱼，叔鱼曰：‘待吾为子杀之。’”（《国语》）羊舌鮒不但两面三刀，还公然索贿，贪赃卖法。前529年，晋昭公会诸侯于平丘，乐王鮒代司马之职。军过卫地时，乐王鮒向卫人索取贿赂未得，便放纵士兵侵扰百姓。卫人无奈，以君命送去厚礼，乐王鮒方收回军队。前528年，晋国邢侯与雍子二大夫争田，乐王鮒代任理官断案。本是邢侯在理而雍子有罪，只因雍子送给乐王鮒一批美女，乐王鮒便反断邢侯无理有罪。邢侯大怒，将乐王鮒和雍子杀死在公堂之上。（《左传》）

叔向有子名伯石，字食我，以父叔向封邑杨为氏，又称杨食我、杨伯石、杨石，也是晋大夫。其时，羊舌氏已衰落，唯叔向一门幸存。老公族中也唯有祁氏

尚有一定实力，杨伯石便依附于祁盈。羊舌一族最后危机爆发。

前514年，祁盈家臣祁胜与郈臧通室。祁盈欲以家规治罪，征询司马游的意见。司马游说：如今无道的人当权，您恐怕难以免祸。姑且缓一下怎么样？祁盈说：这是以祁氏私族的名义讨伐，与国家没有关系。于是就把二人抓起来。但祁胜贿赂知跖，请他求免。知跖得贿便向晋顷公求情。顷公就把祁盈抓起来。“祁盈之臣曰：‘钧将皆死，愁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，也以为快。乃杀之。’”家臣们杀死了祁胜与郈臧，给六卿灭掉老公族提供了口实。“夏六月，晋杀祁盈及杨食我。食我，祁盈之党也。而助乱，故杀之，遂灭祁氏、羊舌氏。”（《左传》）祁氏与羊舌氏两公族遂告灭亡。

这年秋，异姓公族魏舒接韩起执政。“秋，晋韩宣子卒，魏献子为政，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，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。”（《左传》）“乐霄为铜鞮大夫，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。赵朝为平阳大夫，杜注：朝，赵胜曾孙。平阳，今山西临汾市。僚安为杨氏大夫。杨氏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。”（《春秋左传注》）

羊舌氏之衰亡，《左传》有两段记载。起初，叔向打算娶申公巫臣家的女子为妻，叔向母亲想让他娶自己家族的人。叔向说：我母亲子女很多而庶母兄弟很少，我引以为戒，不娶舅家的女子了。“其母曰：‘子灵之妻杀三夫、一君、一子，而亡一国、两卿矣，可无惩乎？吾闻之，甚美必有甚恶。’”这个女子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、子貉的妹妹。子貉早死，没有后代，而上天把美丽聚集在她身上，必然是要通过她来大大地败坏别人。并举例说：乐正后夔娶了有仍氏的女儿玄妻，生下伯封，心地和猪一样，贪得无厌，暴戾无比，称为封豕。有穷后羿灭了他，夔因此没了后代。夏桀宠末喜，殷纣宠妲己，周幽宠褒姒，献公宠骊姬而杀了太子申生。“三代之亡，共（恭）子之废，皆是物

也。女何以为哉？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。苟非德义，则必有祸。叔向惧，不敢取。平公强使取之，生伯石。”杨食我刚生下来，叔向的嫂嫂去告诉婆婆说：大弟妇生了个儿子。叔向母去探视，“及堂，闻其声而还，曰：‘是豺狼之声也。狼子野心，非是，莫丧羊舌氏矣。’遂弗视。”不是他，没有别人能使羊舌氏遭殃了。

叔向的母亲嫉妒叔虎的母亲美丽，从而不让他侍寝。“其子皆谏其母。其母曰：‘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彼美，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。女，敝族也。国多大宠，不仁人间之，不亦难乎？余何爱焉！’于是，便让叔虎的母亲去侍寝，生下了叔虎。“美而有勇力，栾怀子嬖之，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。”

《国语》也有两段记载：叔鱼生下来，他的母亲仔细观察他后说，这个孩子生得虎眼猪嘴，鹰肩牛腹。深溪沟壑是可以填满的，他却贪得无厌，不会满足。“必以贿死。遂不视。”杨食我生下来，祖母听到后去看望，走到厅堂前，听到小孩子啼哭声就往回走，并说：听这孩子的哭声，是豺狼的声音。“终灭羊舌氏之宗者，必是子也。”据刘向《烈女传》叔向之母为羊舌姬。羊舌姬擅长相面之术，往往应验。

《中华杨氏通谱》介绍：“伯侨生子杨文，文生突，突生职，职生五子，赤、肸、鲋、虎、季夙。初，采食羊舌邑，史称羊舌氏。其邑后分为铜鞮、平阳、杨氏三县。赤字伯华，为晋上卿，食采铜鞮，生子杨容。肸字叔向，晋太傅，食采杨氏县，生子食我，名杨石，晋大夫。至顷公十二年（前514），六卿欲弱晋，借晋之公族祁盈恶祁胜淫乱相恶于君之机，以法灭祁氏、羊舌氏。杨石妻携子杨道逃至西岳华山仙峪峰避难，传七世。至韩、赵、魏灭晋后，十一世杨棋始出山下阴晋邑置产建房，营造‘晋公子宫’，供奉先祖武公子伯侨，子孙遂居华阴，称华阴杨氏……在春秋罹难和战国避乱幸存的子孙，逃往东夷、北狄和西戎。除避乱的保持姓杨外，羊舌赤罹难的后代改姓羊、铜

鞮、蹄和遒。”

## 羊舌村镇之探访

有关“羊舌”的村镇，现知六处：临汾市境内四处：洪洞县师村；尧都区羊舍村；曲沃县羊舌村；襄汾县北众村羊舌故里。运城市境内：新绛县西关羊舌氏埋羊里。长治市境内：沁县太里村。

《山西省历史地名录》：“洪洞县：羊舌，春秋时，晋羊舍氏食邑，晋公子重耳（即晋文公）曾避难于此，介子推刮股以充饥，后称师村，以有师旷墓，故名，在洪洞县东南十八里。”

乾隆版（1758）《新修曲沃县志》和乾隆版（1797）《续修曲沃县志》均载：“羊舌村，距城二十四里，相传古羊舌大夫故里。”光绪版（1880）《续修曲沃县志·古迹》：“羊舌大夫故里，县东北羊舌村。”羊舌村之声名大噪，却非因羊舌故里。2005年8月，山西省考古队在羊舌村南的岭地上发掘了一处晋国两周时期的墓地。此处墓地，与著名的“曲村—天马”遗址内北赵晋侯墓地隔河相望，直线距离仅4500米。北赵晋侯墓地经7次大规模发掘，共发现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。学术界基本推定这9座墓葬是西周至春秋早期9代晋侯及夫人的墓葬。而羊舌墓地发掘的M1、M2组为“中”字形的竖穴积石积炭墓，并附葬有车马坑和大型祭祀活动遗迹，是目前在山西发现的两周时期最大的墓葬。尤其对M1、M2的墓主有几种不同的推断：一种认为是文侯；一种认为是殇叔；还有认为是成师。而对墓葬的盗掘，一种认为是人为报复性破坏；一种认为是普通盗掘。专家们各抒己见，至今尚未有定论。

襄汾县北众村羊舌故里，原属太平县。道光版（1825）《太平县志》和光绪版（1882）《太平县志》均载：“北众，距县二十五里，明崇正六年筑堡。昔羊舌职去而之三室之邑，疑即此地，故又称羊舌坊。”崇正，疑崇禎之误。2009年北众村立有“羊舌故里石碑



楼捐款碑记”。碑文载：“北众村，又名羊舌坊，据大清太平县志记载，大明崇正六年建堡，为晋国大夫羊舌职三室之邑也。羊舌故里，究其史料可考，重现历史文化渊源久矣。”

光绪版（1879）《直隶绛州志·古迹》：“羊舌氏埋羊里在西关。羊舌子好直，不容於晋，去而之三室之邑。邑人攘羊而遗之不受。其妻曰：‘不如受而埋之。’羊舌子曰：‘何不餽肸与鮒。’其妻曰：‘不可。南方有鸟曰吉乾，食其子不择肉，子多不义。今肸与鮒童子也，随大人而化，不可食以非义。’乃盛以瓮埋墟阴。后攘羊事败，吏至发而视之，舌尚存。吏曰：‘君子哉！羊舌子不与攘羊矣。’里人陶虚泉有碑记。”另有传说：有人偷杀了羊，把羊头送给李果。李果不敢不受，又不敢自用，就把羊头埋在地下。其后偷羊之事暴露，追到李果。李果就把羊头掘出来，羊舌还在，因此被免罪。李果于是以“羊舌”为姓，称羊舌氏。依《绛州志》记述，则攘羊者邑人也，非李果。而此前已有羊舌氏。乾隆版（1771）《沁州志·人物》载：“旧志，羊舌大夫突，晋武公子伯侨之孙，以官为氏，未详所考。至昔传李果事，元朝不从。唐孔颖达亦云，不知谁为此言，且与《烈女传》羊叔姬事相类，未可据以为志。”言李果事，传说而已。民国版《新绛县志·祠庙》：“羊舌庙在西关，后废为迎候厅。”“营建考：迎候厅，北关一，南关一，西关旧以羊舌祠为之。清乾隆二十八年知州张成德复旧。”

乾隆版（1771）《沁州志·建置沿革》：“春秋晋铜鞮地，为大夫羊舌食邑。”冢墓：“周晋大夫羊舌职墓；晋大夫羊舌赤墓，祀乡贤；晋大夫羊舌肸墓，祀乡贤。两世三贤同一茔，在州南太里村南，高冢鼎峙，里人呼为大夫城。故址周围数十亩，岁久居民侵种且樵牧其上。康熙三十八年，署州事武乡知县祝兆麟，吏目冯祉严行禁飭，反其侵地而缭以土垣，卫以门栅，植树百余株，望之秀整可观。雍正七年，巡察朱筠立碑

墓上。”

尧都区羊舍村，乾隆版（1779）《临汾县志》：“羊城里，共计三村，羊舍村，离城三十五里。”民国版（1933）《临汾县志》：“羊城里之羊舍村，三十五里。”笔者曾应本村文化爱好者张燕鸣先生之约，亲赴羊舍村一探究竟。

羊舍村位于姑射山东、汾河西之西高东低的丘陵垣坡区。全村现有480余户、2120多口人，土地3120亩，水旱约各半，是座中等村落。羊舍村党支部村委会多年来大力发展工业、农业和多种经营等，目前，全村生产总值突破亿元，人均收入达万元。难能可贵的是党支部村委会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和维修，积极开展村民文化活动，编印了资料丰富的《羊舍村纪略》，先后获尧都区和魏村镇两级“红旗党支部”“文明村”荣誉，还有林果基地建设、村村通重点工程、招商引资贡献、威风锣鼓大赛等奖项。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李连锁同志获尧都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功勋书记”称号。

羊舍村历史悠久，据《临汾文物》载：“羊舍遗址：羊舍村西北约200米，面积75000平方米，新石器时期庙底沟二期。”距今约六千年左右，现存1960年临汾县人民委员会所立“羊舍村新石器遗址”碑。据介绍，从羊舍村西接大山、东瞰平川、两侧深沟的地理形势来看，应是一处军事要塞，距离洪洞范村的“叔向食邑”仅一河之隔。而平阳曾是羊舌氏食邑之一，包括现尧都、襄汾等地。因此，羊舍村应是羊舌氏食邑中一处重要居所，叔向极有可能曾在此一带驻扎，包括东郭、西郭、车辐、魏村、和村、景村等。羊舍因何名“舍”？传说：羊舌氏妻生之子呆滞，住本地；妾生之子聪明，在曲沃一带做官。羊舌氏病故后，妾之子将其父遗体安葬于曲沃；妻之子很生气，言称即使将遗体运走了，也要把人留住，便在“舌”上加“人”，“羊舌”成为“羊舍”。另有传说：羊舌氏因其子犯口舌之

祸,认为“舌”字不吉利,有被恶人咬伤之险,便在“舌”上加“人”成“舍”,出小口,住大舍,有人保护。

羊舍村曾有众多楼庙塔台等古迹,虽大多湮灭或仅留残迹,却彰显着羊舍村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。湮灭的有:相传是羊舌氏驻兵官邸的紫禁城,其名较北京皇宫紫禁城早二千余年;佛庙,“文革”中被毁;娘娘庙,上世纪六十年代建学校被拆除;西头庙,曾作为第四生产队库房,无存;木偶戏楼,无存;千手观音阁,仅留底座;舍利双塔,仅留残破一座。此外村中老人讲,还有社坛、牌坊、夫子庙、药王庙、菩萨庙、龙王庙等。尚可修复的有:关帝庙,明代创建,清代重修,坐北朝南。献殿花版题记“康熙四十三年重修”(1704);后殿花版题记“崇祯元年修”(1628),占地500余平方米,庙宇骨架犹在,主体尚存;清代戏台,在关帝庙对面60余米处,坐南朝北,高出地面约3米,东西长约10米,深约4米,高约8米。笔者登上观察,戏台大梁上彩绘图案清晰可见,戏曲人物壁画残存,极有申报重点文物之价值。尤为值得称道的是,一些重要古建得到保护和复修。首先是位于村东南的腾蛟塔,六角五级,青砖砌筑,周长8.58米,高12米,塔顶之西有砖雕“腾蛟”两个大字。据说始建于明代,先辈认为是避村东南之煞气,补村东南风脉,并望后辈子孙们能够鱼跃龙门而建。由于塔原建在土丘之上,随着日渐风化,塔基土石坍塌,高塔岌岌可危。2015年,村委会把塔周边土丘用青砖加固,形成现在塔高约近20余米的奇观。

最主要的复修当数玄帝楼。玄帝楼又称壁篷楼、观音阁、万福楼,位于村中心十字口偏西,明正德十三年(1518)由村民杜忠、张彪始建,其后多次续建、补建和修葺,2008年村委会重修。楼为二层,底座由

统一规格的青石垒砌而成,有12根8角形高2.5米的砂石雕刻廊柱直通二层,其上镌刻着龙、凤、花卉等图案。石柱上刻有捐资者姓名以及隆庆四年(1570)年号。石柱顶端开柳横梁,梁上单斗承檀挑檐,简洁壮美。一层建有8米见方塑神砖堂,门向西开,内设神龛,中为彩塑玄帝像。外设回廊。二层是观音阁,塑观音菩萨莲花座像。楼顶为十字歇山尖顶,四面歇山中心三角部位末端设悬鱼,东西两面嵌有三角形彩色牡丹、盘龙等琉璃构件图案。笔者登楼仔细观察,砂石虽有剥落,图案却清晰可辨。楼西曾建有小型祀神配殿,门洞嵌石匾,西书“观音阁”,东书“壁篷楼”。《修楼记碑》载:

羊舍万福楼,亦名玄帝楼、壁篷楼。究其根由,此处与北顶青龙山神灵有关。玄天即真武,古指北方七宿壁篷之星像。因羊舍村系北顶七社主村之一,为百姓平素供奉求神还愿方便,遂建村东除邪镇煞祈福楼,初名壁篷楼。后因村民祈拜玄帝,凡求则灵,亦俗称万福楼、玄帝楼。玄武者,龟蛇也。北顶青龙山之玄天与羊舍万福楼之玄帝,同为一神,均系武当道教派宗。

古传言:土门泊池羊舍楼,东羊戏台数了头。想当年,巍巍玄帝楼,前浮炊烟,后迎通衢,加之东临雌雄双塔,北接千手观音,西连紫禁老城,东靠关帝圣庙,两川三梁,雏凤凌空,平水羊城,风景独好!

古朴跟凝重一体,诗情与画意融铸。一座楼,使人视野开阔,襟怀磊落,心灵净化;一座楼,与世争光,与村增荣,与民添福。一楼擎天,千古不朽!

笔者切望赋有历史文化古迹和传统的村镇,积极维护修复,天佑人襄,恩泽子孙,功莫大焉。

(作者系山西广播电台驻临汾记者站原站长)